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舒秀岐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六　　明　王守仁　撰

附録五

年譜附録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

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敘書彚而録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為道之心則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敘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

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必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

禄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顔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徴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為養生之術静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坌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

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内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静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証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静入

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慭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

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疎簡為超脫隱幾
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
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
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徵乎譜之
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
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没假館
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
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

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益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懐玉書院以復逵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賔黄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閲曰庶其無背師説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

於徵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絶矣僭為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

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逵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塗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

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顚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吸吸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葢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葢有容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

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子家語而

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於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盖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盖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

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為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

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獘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
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
志於聖人之學葢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
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
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
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
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葢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

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脉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㕮㕮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葢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

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

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

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為空言也師之纉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説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頼而是譜不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兟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頴矣未幾内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

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㭿甞
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
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
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
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
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
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
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

聖為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别名是知也維天髙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為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専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専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為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

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𧧕業
而病防撿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
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
大事决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
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
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
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鬬也又非有
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近於誣歟是

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為文武豈為武盩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叱詫豪

蕩弗撿自詭為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檄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沂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為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

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葢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脉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

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烱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

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况於横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别於異端蹔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没而此學不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為怪年幾六十而没而其晚歳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

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為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獨詳書成而俾予為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瘉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瑶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為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為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嘗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

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
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
思年譜非細事凡亦非閒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
許多閒光陰須為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
所言省城内外終屬紛囂是非之塲斷非著書立言之
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為凡
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絶城中士友

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懐王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栢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覔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徳不

免犯朁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馬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栢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懐玉為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為人言所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

書者乃合丕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闢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

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為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栢泉公為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為欠此四字近讀孽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别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没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為不辱先生門牆此

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茍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何如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

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顧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别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未為戚也惟兄無多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内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

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决不可留人為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令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與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

意而言不自達為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别樣叙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

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為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栢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為僭妄弟體

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

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
鑒入雖然令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
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
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
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别
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
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
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

言不盡纏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守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迴别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

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搨相對無
怍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黷黷翁言玉珊
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
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宮闌毋
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
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
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騖默悟真百感紛紜
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

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懐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愓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為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

志以聖人爲已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
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
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
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
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盎
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
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

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
柴米為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
輪班代接賔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
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
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
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栢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
自別决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
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

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

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兾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為証汪周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贑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証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証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

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堡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見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

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栢泉公論別决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

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别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益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絶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証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

至而知先及本體闕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為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

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闕然亦宜藏默葢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闕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闕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為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道至易至簡不必别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令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

髮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曾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為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為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弔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搆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録庚

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脱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畧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畧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為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茍又依人商量而脱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為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

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已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

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為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

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
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已此又
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
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
知已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
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
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
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凡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脱落猛火爐煅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為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竊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茍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别之時稍承剖悉

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畧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尚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

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絶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輙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栢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廪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為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𦕅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

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説微妙玄通淩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

師與人為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録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録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荅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

聞之皆竦然汗背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辨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盤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闕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叙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

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為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着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

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徹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為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闔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

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為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録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黄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六卷以後尚得証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翻刻當以

凡考訂本為正也中間增采文録外集傳習續録數十條弟前不及録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㫖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為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

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録取其指發道要者為正録其渉假借者則釐為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葢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闕擊盡碎纎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黄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

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
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
吳時見吾黨喜爲髙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
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録
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録甲午主試廣東其
録巳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録於水西實以破
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
欲釆入而凡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

謂九一論破也頗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証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六